

## 舞剧《垂虹别意·唐寅》“风流”人生背后的苦难淬炼

提到唐寅唐伯虎,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才子”,少有人知的是,这风流背后,掩藏着怎样的坎坷人生。2月28日至3月1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与苏州湾大剧院联合出品的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完成了它在京城的首度亮相。这部作品以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寅的传奇人生为叙事线索,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背后跌宕的生命体验,铺展于舞台之上,用舞蹈语汇勾画出一代江南才子的内心图景。

《垂虹别意·唐寅》将唐寅画作《垂虹别意图》中的“送别”意境,与个人际遇的流转及心境的变迁融合。剧中的唐寅于风华正茂之年,接连遭遇至亲离世、科场蒙冤等命运的重击。消沉之际,幸得挚友文徵明的扶持与挚爱沈九娘的陪伴,他渐渐从困顿中振作,寄情诗画,终将苦难淬炼为艺术的锋芒。

纵观全剧,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叙事结构上,它从亲人离世、唐寅赶考起笔,最终回到沈九娘故去的场景,形成情感与命运的闭环。剧中那把折扇,既是唐寅与沈九娘的信物,也象征着他文学与绘画的成就,还贯穿于多个舞段之中,成为二人爱情的视觉注脚。文徵明与唐寅的友情舞段,则在配乐的起伏烘托下,几度让人热泪盈眶。全剧并不沉溺于悲情,时有巧思点缀其间,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诙谐呈现,也有古代“围观群众”的幽默穿插,让观众在跌宕情节中也能会心一笑。

然而,若仅仅对这些细节逐一展开,终究只是窥一斑而未见全豹。《垂虹别意·唐寅》最

值得称道的,并不在于某一舞段多么惊艳,某一场景多么催泪,而在于它所有的构成元素——舞蹈编排、音乐铺陈、剧情推进、舞美设计都彼此呼应、互相支撑,融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整场演出气韵贯通,浑然天成。观之,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推出的《孔子》《李白》等经典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再次彰显了国家级院团的深厚功底与审美风范。

近几年来,舞剧这一艺术品类迅速崛起,观众群体不断壮大,社交平台的兴起,更是在传播层面注入强劲动力。然而,繁荣之下也偶有“怪现状”发生:个别作品,似乎在为“出圈”而生。坐在台下,敏感的观众不难察觉,哪一个舞段是主创发力想要引爆社交媒体,哪一个造型是为了定格截图供人分享,哪一段返场是为了拍摄短视频而准备,甚至哪一段互动是为了制造话题而设计。平心而论,主创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出圈”瞬间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出圈”成为创作的出发点,甚

至凌驾于作品整体之上,便偏离了艺术的本心。

诚如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所常论,一部作品,是有“佳句”还是有“佳章”,二者皆可称道。但倘若为造佳句而敷衍全篇,为追逐传播而割裂整体,便本末倒置。在这个意义上,《垂虹别意·唐寅》携带的清新气息让人欣喜,它不为制造爆款拼凑段落,而是以圆融的风格,让观众随着舞蹈,随着音乐,随着剧情,渐渐进入情绪的起伏,进入唐寅的生命,体悟他的轻狂、苦闷,以及他的起落和“重生”。

来源:北京晚报



## “硬桥硬马”的《镖人》为何值得尊敬

当银幕上的“大侠”们在绿幕前吊着威亚、对着空气挥舞剑气时,有一群人毅然扎进了新疆的风沙里。81岁的导演袁和平试图用一部《镖人》,重拾被AI与数字特效逐渐稀释的“武侠梦”。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月22日,《镖人:风起大漠》票房超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登顶中国影史武侠片票房冠军;截至3月1日,票房已突破11亿元。在这个特效横行的时代,它给“硬桥硬马”四个字留下了一个倔强的注脚。

在朋友的推荐下,袁和平看完了《镖人》漫画原著。这个以隋末为背景、讲述镖客刀马护送知世郎前往长安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里面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出彩,很有新意,也很贴近现代年轻人。”他说,“我就想把它拍成电影。”改编过程中,主创团队达成共识:找到武侠精神的当下性。“我们不讲传统意义上的大道理,不去塑造完美的大侠,而是去展现每个人独特的人生。”

### 质感,风沙里练出“笨功夫”

从成片来看,《镖人》的气质独特而鲜明。剧组深入新疆戈壁、沙漠取景,只为营造出“大漠孤烟、风沙残阳”的苍凉美学。为了加强写实感,所有参与马戏的演员都经过了

严格训练,真正上马实拍,没有特效合成的千军万马,只有马蹄扬起的真实黄沙。

演员阵容本身,就是一部武侠断代史:68岁的梁家辉、63岁的李连杰、52岁的吴京、46岁的谢霆锋。在官方曝光的拍摄花絮中,李连杰在一场打戏结束后感叹:“我也站不稳了。”他友情出演的常贵人,在开场与主角刀马、双头蛇贡献了一场精彩较量。

片中多场动作戏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刀马和竖在黑牛滩的决斗,大沙暴中阿育娅单枪匹马对战大漠四大家族,刀马和谛听莫家集城墙上的生死对决。袁和平将传统功夫与现代暴力美学元素融合,环境上更是做了丰富变化:“有水、有火、有油、有风、有雪、有马”,给观众带来极致的视听体验。

武侠是什么?或许正如袁和平所言,是埋在每个人心中的一颗种子。观众仍然期待看到好的武侠片——不只有精彩的打斗,还有荡气回肠的壮志豪情,更有能与当下对话的精神内核。《镖人》用一场“硬桥硬马”的实拍,打捞起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电影气质。

### 实拍,唤醒对真实的敬畏

然而,成片也是一场“割裂”的体验。如果你

对电影的逻辑和深度有更严苛的要求,《镖人》可能会让你失望。原著漫画强调画面张力和视角表现力,这要求改编电影必须用更扎实的文戏来补足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情节的逻辑链条。而这恰恰是《镖人》的短板——剧作结构偏弱,叙事节奏偶有拖沓,部分人物动机与弧光刻画不够深入。从《蛇形刁手》《醉拳》到《卧虎藏龙》《一代宗师》,袁和平的电影生涯中从不缺乏经典。虽然其动作设计依旧保持顶级水准,但作为导演,袁和平在文戏调度与剧作把控上,仍有提升空间。

即便如此,《镖人》依然值得尊敬。在这个AI可以生成千军万马、优化每一帧画面的时代,袁和平的选择显得“笨拙”。他坚持带剧组深入戈壁,在真实的风沙中拍摄;要求演员亲自上阵,拒绝依赖替身;甚至为了一场戏反复打磨数十遍。这种“手艺人精神”,在效率至上的电影工业中显得格格不入。可恰恰是这种“笨拙”,唤醒了观众对真实力量的敬畏。

当银幕上的刀光剑影不再依赖后期合成,当拳脚相击的声音来自真实的血肉之躯,观众才重新感受到武侠的呼吸。《镖人》像一封来自武侠黄金时代的信,提醒我们:武侠的灵魂,从不在无所不能的“术”,而在有血有肉的人”。

来源:文汇报